

昨夜琴声昨夜人

李劫人著

昆仑文学丛书 · 昆仑出版社



● 昨夜琴声昨夜人

李本深 著



昆仑文学丛书 · 昆仑出版社

· 昆仑文学丛书 ·

昨夜琴声昨夜人

李本深 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京安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9·插页8·字数165,000

1986年3月第1版·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8,500

书号10282·8 定价1.40元



一个旅人迈着疲惫不堪的步子，孤独地向沙漠的深处走去，远方是遥远的地平线。他明知道永远也到不了那儿，但他还是一直朝那儿走去……

这便是常常出现我眼前的一幅图景。

李存海

作者小传

李本深，男，山西文水武良村人。生于一九五一年二月。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于甘肃武威一中。一九六九年从某煤矿技校入伍。当过骑兵、步兵、通信兵。历任战士、班长、排长、干事。从一九七四年开始业余创作，一九七六年进入专业创作队伍，在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组任创作员。一向致力于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，努力开掘大西北军人的生活。曾发表、出版过《大柳树下传奇》、《丰碑》等数十篇短篇小说及散文集《塞上桂香》、长篇小说《要塞行动》、《跃马大青山》等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甘肃分会会员。

他就是想出名（代序）

——记青年作家李本深

张 波

他想出名，但是，他现在还不出名

我要写李本深。因为，他是一个现在还不出名、但又想出名的人。我写这篇东西也绝不是给那些已经出了名的人看的，而是给那些现在还不出名，但又想出名的人看的，在人类总数中，这一部分人无论过去、现在、还是将来都是大多数，我深信。

第一次与李本深相识，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处：一是那个戴一号军帽的硕大的头颅，再就是那双总是闪动着机智的光的大眼睛。我常常凝视着这硕大的头颅和机智的眼睛，苦苦地思索着，他那种强烈的出名意识是怎么形成的呢？

也许，是得力于水土的养育？他是山西人，那是个出名的地方。“左手一指太行山，右手一指是吕梁”。杏花村一瓢佳酿，醉倒天下人。那有一条闻名世界的大河，养

育了一个伟大的民族，九曲回肠，携雷挾电，奔腾入海。

也许，是他的家乡的熏陶？距他家二十里，便是云周西村，那出过一个名人，少年英雄刘胡兰。

要不然，一定是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。发表作品，要署名。得了奖，要出名。有时，刊物上还发上一张近照，附上作者的小传；一九七六年起任兰州军区专业创作员，曾出版发表过长篇小说《跃马大青山》、《要塞行动》，中篇小说《沙漠蜃楼》、《吼狮》，散文集《塞上桂香》，长诗《中国的大地》，以及短篇小说《大柳树下传奇》、《昨夜琴声昨夜人》、《丰碑》等数十篇……这么多散发着油墨香味儿的作品，加起来有一百多万字了。每一篇作品，都毫无例外的署着“李本深”这个名字，但他不满足。

他想出名，不为什么，就是想出名，仅此而已。这是人的一种本性，想出名的人才是真正的人！这似乎有悖于我们长久以来宣传的集体主义的美德，但是，没有个人，哪有集体？没有一个个想出名的人，怎么会有一个闻名世界的民族？！

然而，他现在还不出名。

一九六九年，李本深从煤矿参了军。

当他踏上大西北的土地时，他的心便一下子被深深地震撼了——这是永恒的沙漠，这是永恒的砾石，这是永恒的群山。千里洪荒，浩浩乎平沙无垠；横绝飞鸟，渺渺乎

苍穹无边。这里的一切都是坦荡和真诚的。亘古的蛮荒，是凝结的历史，遥远、起伏的地平线，变幻着五彩的光斑。戈壁滩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，裸露着自己的强健的胸肌，一丝不挂地平躺在蓝天的怀抱中，他沉重的呼吸着，天地之间荡起一阵阵干燥的漠风。哦，大西北！辽远、深邃、苍凉的大西北！孤独、忧郁、悲壮的大西北啊！这是一块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有资格居住的土地。

李本深当了骑兵。鸡腿马裤，战刀雪亮，战马长嘶，纵横驰骋，“得得”马蹄声敲打着这古老、沉寂的荒野。他爱上了骑兵的称号，骑兵的勇武、骑手的风采，以至许多年之后，他固执地认为，那种只需按电钮的现代化战争，远不如原始的冷兵器格斗更能体现军人的本色和雄风。他骑在他那匹名叫“感冒”（因为这马老流鼻涕）的战马上，放眼四野，极目远望，他看到，大西北这块默默无闻的土地上，有着那么多闻名中外的史诗——烽火台的残垒，古长城的废墟。昔日的丝绸之路上，回荡着“叮咚、叮咚”的驼铃，摇得那么悠长而又那么迂缓。漠风徐来，隐约可闻苏武牧羊那呜咽的箫声；飞沙走石，大漠深处便噪动着古代戍边将士亢奋的呼啸……。默默的荒漠，闻名的历史，使他年轻的胸膛里产生了一个欲望，他要喊！他要唱！也许，这正是他的文学胎儿受孕的那一刻。

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，他开始写诗了，写那些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不能公开的诗，只能在自己的笔记本上“出版”。于是，他的笔记本常常不胫而走，在宣传队员

中流传开去。一天傍晚，他独自在山路上散步，忽然，他听到有人在大声朗诵他的诗——

我站在八百里贺兰山上，
看云横苍穹，瀚海迷茫，
大漠雄风是黄色的火焰，
扑卷着山的伟岸的胸膛。
啊，我听见那古战场的鼙鼓了，
那鼓声掺着令人销魂的烈酒，
伴着勇士们悲壮而雄豪的歌唱……

他停步望去，山坡上，开满了粉红色的山桃花。那粉红色的花丛中，站着一个小女兵，红扑扑的脸，齐刷刷的短辫，手里捧着的，正是他的笔记本……

他为自己的成功而欣喜若狂，以至到了自不量力的地步，与人合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文章，题目赫然——《评〈李白与杜甫〉》。哎呀呀，乳臭未干，竟要与郭老商榷一番了。文章的命运自不必说了，一投再投，得到的全是不理睬。后来，一位省报的副主编来部队，李本深便请他指正。副主编一看题目，再看看这个小兵，便吃惊地张大了嘴巴——李本深旁若无人，叼着烟斗，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模样。不久，那位副主编的话便传了出来，××师有个叫李本深的兵，叼着斯大林的烟斗，留着鲁迅的胡子……

出名不容易啊！你想出就出了么？

李本深应该感谢！

他应该感谢金戈铁马的军旅！他应该感谢内涵丰富的大西北！他应该感谢生活！

正是这些因素扭成的合力，启动了他才华的闸门。闸门一旦打开，创作的活水便一涌而出，一泻千里。

象地底的岩浆从火山口喷出，象南极大陆的冰雪在顷刻间融化，他才思泉涌，笔走龙蛇，“笼天地如形内，挫万物于笔端”。他感到了自己正处于“最佳竞技状态”，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出名的机会。他，开始写了。

他写诗歌，写散文，写报告文学，写小说。而且，一律是首发命中——第一首诗歌《打锤歌》发表了，第一篇散文《浪里蛟》发表了，第一篇报告文学《红柳丛丛》也发表了。命运之神对他如此厚爱，他，太顺了！

他春风得意，踌躇满志。过分的顺利几乎使他昏了头，他有些飘飘然了——文学不过如此，当一个作家看来也不是一件难事呀！他开始写小说了，他的本性使他生出了一个古怪的念头，他要倒着写，先写长篇、再中篇、再短篇、再微型小说。不知是文学之路真的是那么平坦，还是他冥冥中自有神佑，他又一次来了一个“首群覆盖”——第一部长篇出版了，第一部中篇发表了，第一篇短篇发表了，第一篇微型小说还是发表了！

不到两年时间，他接连出版、发表了长篇小说《要塞行动》、中篇小说《沙漠蜃楼》和《吼狮》，还有一部长

篇小说《悬崖上的闪电》也完成交稿。速度可谓惊人。

我们再看看这时的李本深吧——他仍然叼着斯大林的烟斗，只不过把烟斗翘得更高。他走路摇摇晃晃了，这点象谁呢？托尔斯泰？高尔基？抑或是巴尔扎克？他看天天低，看地地小，还是看看手中这支笔吧，这哪里是一支笔？分明是孙猴子的金箍棒嘛，这分明是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嘛！

李本深终于出名了。严格地说，是小有名气了。当然，对那些不能出名的事，他也很乐意尽力而为的，比如给首长写写回忆录。长途奔波，四处采访，文章登出来，署名的不是他。甚至，他为一位首长写的回忆录发表不久，那位首长见了，很热情地打着招呼：“小张啊，近来怎么样啊？”他也笑着答应了，倒也没感到多大的委屈。

是啊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反正，他是出名了，这就够了。

小有名气的李本深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了。于是，他开始走出他那似乎并不狭小的天地。他参加了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，参加了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和“昆仑”编辑部组织的读书班、学习班，最后，他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那些宝刀不老的文学前辈，那些咄咄逼人的年轻文友，那些造诣极深的专家学者，在他的面前组成了一个巨大的、辉煌的银河系，每一颗星都以自己的质量，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放射出能量不同的光芒。这光芒使他眼花缭乱，头昏目眩。这使他切实感到了中国之大，广

表的大西北不过是她的一个角落；他切实感到了世界之大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只不过是她的一部分。那么，地球呢？太阳系呢？银河系呢？宇宙无限！

小有名气的他终于感到困惑了。他对自己苦苦追求的名发生了怀疑。名是什么？他琢磨着，出名难，出名也不难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何况四十亿之多的人类呢？一本《世界之最》，有多少名人轶事？高寿可以出名，畸形可以出名，只要你能长俩脑袋，甚至，一生下来你就能出名。

他变了，变得非常不自信。他怕看见刊物上署着自己名字的作品，觉得写得太差，写出的草稿也不敢给同学好友看，觉得实在丢人。当他怯生生地念给夫人听时，当编辑的夫人常常会把他的作品贬个一钱不值。他听着同学们的高谈阔论，常常一声不吭地闭着嘴巴，然后，诚惶诚恐地问人家：“你说，我今后还能写出来吗？”好象人家是个算命先生。有一天深夜，两点多钟了，他执拗地把李存葆和我从被窝中扯出来，听他念他的一部草稿。等到我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不错”时，才长吁一口气，倒头便睡。

他这是怎么了？江郎才尽了么？没有信心了么？要激流勇退了么？

不！不！要是这样，李本深就不是李本深了！

他在反思。他在裂变。他在升华。他在重新认识自己，包括重新认识那个让他苦苦追求了多年的“名”。

他尝到了否定自己的痛苦和欢愉。他又玩命似地干起

来了，他的台灯常常亮到下半夜三、四点钟。他象一个从未吃饱过的饿汉，变得极为贪婪。他坐在文学系的阶梯教室里，机智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，恨不得将讲台上的老师整个吞进肚里。他打量着每一个同学，恨不能将他们的长处都装入他那硕大的头颅。他向名人请教，他也向无名的同学学习，他拼命地装，拼命地灌，饥不择食，不择手段。同学们的书常常不翼而飞，被他先睹为快。

今天，他对大西北有了一个新的认识。他不但常常梦到烽火台、古长城，更多的是梦见那些沙漠中孤独的旅人，他们步履艰难，疲倦不堪，面容憔悴，衣衫褴褛。他们的眼前是无休无止的旅途。他们的嘴唇干裂着，层层汗珠涌出来，又被四面的漠风烘干。他们似乎根本没有目标，只是执着地向前走，绵亘起伏的荒漠上，留下了他们那时而深、时而浅的歪歪扭扭的脚窝。如果说他们有目标，那么，目标就在那遥远的、朦胧的地平线上。李本深想起了许许多多不出名、却又让他永生难忘的人。他想起了煤矿，那个年轻的矿工，他当年的同学，就在他的眼前被塌方砸死；他想起骑兵连的马料仓库，驻地那些饿极了的女孩子半夜里来偷马料；他想起了在老区采访，那一处被称作革命遗址的旧屋里，如今竟住着三户人家，那位在大革命时献出了一条腿的老人，每天，都吃力地爬上山坡去辛勤劳作……

名啊名，名究竟为何物？人们歌颂它，赞美它，追求它，人们也憎恨它，鄙视它，厌恶它。它伟大也渺小，它

崇高也卑鄙。它是魔鬼，也是天使；它是水妖，也是女神。成大名者，光宗耀祖。追名逐利，却为人所不齿。多少人默默无闻，死后却名垂千古？多少人名噪一时，转瞬之间灰飞烟灭。

今天，该为“名”正名了。

古今中外，名人云数。但是，世界绝不仅仅是名人的世界。不名则名，每一个人都书写着人类的历史，都将在这浩繁的史册上留下不朽的名。这不朽的名仅仅是一个字，一个大写的“人”。

李本深重又变得自信了，他又恢复了他那强烈的出名意识。他还想出名！他永远忘不了那场封山的大雪，他骑着马去哈萨克草原采访，在那个雪夜，他迷路了，他几乎被冻僵了。他恨这场大雪！这场大雪想吞噬他年轻的生命。他几乎绝望了，但是，老马识途，坐骑把他带回到温暖的毡房。

李本深吹着鹰笛，庆幸着自己死里逃生。这古老的三眼笛，是一个塔吉克老人送给他的，是用雄鹰的翅骨镂成的。哦，雄鹰，一个不朽的生灵，即使肉体灭亡了，翅膀仍响入云霄。

于是，他在自己的一篇作品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：“人生的价值与其说取决于他所从事的事业本身的意义，倒毋宁说是取决于他对待这事业的真诚的态度和行为，认准了一条路就该走下去，一切都不能为之所动。那样，即使他不幸在中途倒下，也绝对算不了什么遗憾，他毕竟完成了

他意志的历程。但假如他“聪明”地退缩回原地，那他失去的东西将永远找不回来了……”（《吼狮》）。

好啊！李本深。一个想出名的人。我们祝愿他早日成名！

愿我们的生活中多几个想出名的人！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名！

因为，这是一个奋发有为的时代。

1984.12.31.晨5时于
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

• 昆仑文学丛书 •

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昆仑文学丛书》，愿她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，使革命战争的血与火、真理与正义，以及献身军事战线的千万战士的音容笑貌与心灵世界，他们的爱或憎、辉煌的或平凡的生活、壮烈的或默默的牺牲，能够在这里多少有所展示；愿她成为一片小小的园林，使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嫩苗在这里成长，绿树在这里成荫。

这套文学丛书选辑的是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，以及其它文学作品。作者是军内军外中青年作家。从八三年开始，计划每年出一套，每套约十二本，每本十万字左右。每套书的最后一本是军事文学创作论集，其它都是作家的个人作品专集。以有限的规模而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，是我们的向往。为了实现这个奢望，我们当力求做到编选谨严，出版及时，印制精良。

目 次

他就是想出名（代序）	张 波（ 1 ）
沙漠叠楼	（ 1 ）
吼 狮	（ 149 ）
昨夜琴声昨夜人	（ 248 ）